

一个蝴蝶翩之地

飞进一个少女的书桌上，长成了诗

少女十八次地变：变成一支花

被插进了一个男孩的（瓶）小

从五月到十月走不完的路

一夜间满了春满园的「绿肥红瘦」

曹平

少妇集

杨莹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少婦集

陳米賈題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少妇集

杨莹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6.75 印张 6 插页 145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19—3076—8/I·136

定价:11.00 元



杨莹近照

时代呼唤中国青年
妇女以崭新的风貌
迎接现代社会的新
挑战

为杨宗著《少妇集》题

范肖梅

一九九五年四月廿日

第四次世妇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陕西省副省长范肖梅同志为本书题词。

为女人“自立”、“自强”高歌

张秀绒

第四次世妇会陕西省筹委会副主任、陕西省妇联主任张秀绒同志为本书题词。



一九九二年
 二月
 漫筆

行集里
 跡讀石
 卷書

學童

十二月廿五日
 實年四月廿二日
 小貨利長安
 童三言今法之
 童生日曬書
 正月十日

卷首语

各种书籍收集在架
却难安然坐于桌前
眼里潮湿几回
风尘就这样染上秀发
怎样化妆

也掩不住若现的愁思

与什么都知道了的心情
心已牢牢拴在门上
这个形象那个形象
这种思想那种思想
举足不知迈步的方向

三十支生日蜡烛点起
密密麻麻地陷进

镶花的奶油沼泽地
今日，摊开所有的日记
把所有的心事
在灯光下漂白

在吹熄蜡烛的一刻
骤然感到我已拥有
属于自己的一切
今后的每一页日记
都无法再将我折磨

我读杨莹

雷 涛

我认识杨莹，是一个偶然的机。

那是8年前深秋的一个早晨，和煦的阳光下西安人民大厦显得格。外庄重而祥和。47军对越反击战英模报告团的将士们用完早餐，正漫步于主楼前的池边草坪，等待出发的命令。我们接待组的几位同仁利用这暂短的时间，商量确定他们全天活动的每个细小程序。这时，突然进来一位扎着小辫，鼻梁上架一幅眼镜，身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包，手里握着本子和钢笔的小姑娘。没等我们开口，她便自我介绍：“我叫杨莹，是《自学考试报》的记者。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请你们无论如何安排我的采访”。她稍微停顿了一下，用手习惯地扶了扶眼镜。看着她那幅文静、儒雅而又天真，说话认真又咄咄逼人的神情，我们几个互相递了眼色，表示同意她的要求。这便是我最初读到的杨莹。

也许是一种缘份，在以后的阅读中，杨莹、杨子的名字经常会映入我的眼帘。她写诗，写得纯情绵绵，耐人寻味；也写

散文，写得含情脉脉，巧稚灵秀；还写人物通讯、杂感、随笔、报告文学之类，写得细微、入木、意味异常。只要我看到她的文字，总要看上两遍，再慢慢品味，从中了解她的为人，也欣赏她的表现力与风格。有时候，杨莹自认为是得意之作，也会寄给我读，前边总有一小段类似童话的谦辞让我发表评论。我对于诗是外行，只觉得她的诗构思新颖，取材别异，手法乖巧，语言内秀，可以说，每首诗都是心香一瓣，但却讲不出几句行话来。于是，常常给她回信时总是说些鼓励的话。不料时间一长，小杨不高兴了。一次在电话里直怪嗔：“你写信总是那么几句套话，一看就是应付差事。”我听着她一板一眼的傲辞，便能想见她那满脸孩子气的神态，我只有连连道歉。

杨莹就是这个样子。大凡和她接触过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小杨就是小杨，长不大，纯情得像一泓清水。这是真的。她给你讲述什么事，就像描绘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让你听得注目、入神；她要求你给她说点什么，又像一个求知欲极强的孩童，一定要你说清楚为什么太阳会发光、星星会眨眼，使你紧张而无措。你有什么困难的事，她也会全身心地帮助你，使你体会到一颗无欺的童心所在。1988年初，那个阴冷的春节过后，我和我的全家仍被一片萧瑟、悲凉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我的二妹雷菲和她的男朋友——一对刚走出大学校门一年的火热青年，正踌躇满志地憧憬着未来，却在大年三十傍晚被一次罪恶的车祸夺走了生命，巨大的悲痛使我的老母病卧在床，父亲呆坐不语。我虽已上班多日，但精神上的创伤使我无法振作起来。我拒绝一切熟人的来访。杨莹知道这件不幸的事后，执意要来看我。她听了我的哭诉，久久没有讲话。离开时，却拿出一张她的学生装照片给我，说：“你看我像不像你的小妹，要是

像的话，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妹妹吧！”我含着泪点了点头，她也点了点头，然后背过脸就走。打这以后，我们彼此就以兄妹相称。不久，她和小何相爱了，爱得很深，她就跑来给我说。那时，小何是搞摄影的。当她（他）们得知我年迈的父亲在西安小住时，双双来到我家，一个当导演，一个当摄影师，为我的父亲拍照。现在，挂在我祖居中父亲那张慈祥的大幅照片，就是他（她）们俩人对我的老人同情之心的写照。

杨莹是诗人，是作家，可是她没有那种稍稍出名便凌人盛气的世俗。在家里，她是一位堪称的贤妻和良母。她曾写过《初为人妻》、《初为婴母》等《初》字号诗作和散文，写出了她的真情和实感。

“……我对一些做家务的工具不会使用，又羞于请教陌生的邻居，自己在家研究说明书后悄悄地试探着做。无论有多少远大的抱负，我现在真正操起了家务。思想矛盾的时候也是有的，当想到自己正年富力强，想到还有一半的稿子摊在桌上等着我，就有点心烦，可是马上又想到人生有许多事情是要紧的，而吃饭也同样要紧，于是又静下心来做饭，一顿饭下来，竟也腰酸腿痛。”

她的先生何毅是一个勤奋上进的青年人。精于摄影艺术，生意也做得好。小杨一见到我，总要说一段她们家里的故事：三岁爱女何杨子如何学着妈妈的样子在小案头摆弄电话、台灯，铺开稿纸，额头紧皱，给人以认真写作的样儿。小何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且教她，她学着开车时生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小何带我去他的养鸡场”小杨对我讲她经历的一件事：“小何忙着发货，让我帮他算帐。我一看见帐本头就大，一算一个错。我不忍心和客户争多论少，也不忍心与职工在工钱上讨

价还价。”弄得小何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搞不成生意，人各有志，你还是写你的文章吧”。接着，杨莹乐滋滋地说：“我也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我就尽量当好家庭主妇。小何很忙，常常不能按时吃饭。我知道他最爱吃黄豆炒青椒，我一次就炒一大碗放着，他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几口。”

杨莹有天生的创作灵感，有诗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出手也快。她善于与人交谈，也善于把自己和盘托出。她听人讲话，一边听一边若有所思。对方的一个用典或用辞，间或一句诙谐的呓语都可能给她以创作的蒙发与激情。一次，她对我说：“雷兄，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感到很‘空’，你信不，就是一个‘空’字。”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的是‘江郎才尽’？”杨莹直摇头：“不。我真想丢笔投商，挣可多的钱，再写作，出书。而且，别人怎么生活我也怎么生活。”我明白她在这件事上的苦恼：许多名作家出书难，搞签名销售。何况一个小杨莹。我说：“万万不可以这样想。你没有作品，会令读你的读者惋惜的，一时心绪不佳，很快就会过去的”。接着，我借天体物理现象逗她：天上为何有流星出现，是因为这颗流星有烦恼，想打仗，就像学着日本人驾机撞击珍珠港一样出击。同样，天上打雷，是因为老天爷活得累了发脾气；下雨是老天爷伤心落泪；阳光灿烂是老天爷开心了又眉开眼笑……在我乱侃时，我发现她习惯地取出笔在手背上划着什么。没想到，时隔不久，她给我寄来好些诗章，还说这是受了我的大侃有感而发。

这就是杨莹的活法。尽管她也会有诗人的烦恼和作为平常人的忧愁，但很快便会消释、排解。过去了，依然是小天使般的活泼、欢快。然，她变了。就在前些天，我通过她的一封来信，感到她真真正正地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她在信中问

我：“在生活中有人骗过您没有，我总担心有人会骗您，也许不会的，也许只能骗我和何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现在，在一些人眼里（他们的思维与我们不同），一切都是交换的、对等的、金钱的。好像社会是这一类人的。他们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常常因之痛苦。我想，如果我要写小说，一定要写进去的，而且要写得生动，写得入木三分，写得艺术一些。”等到我见到她时，她又对我说：“上次给您的信写得太暗淡伤感了。而且，像老师给学生授课一般，你不见怪吧。其实，那是我一时的情绪，我才什么也不在乎呢！”

现在，她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她的一些作品出了国界，被一些国家的刊物选登。她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可是说来谁也不会相信，时至今日，杨莹尚未找到满意的工作。有时候，小杨唉声叹气：“我没有安身之处”。有时候，又若无其事：“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一笑了事。

杨莹，就这么活着。她活得轻松、洒脱、自在、充实、也还满意。她以自己特有的眼光与心灵审视判断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事物以及人的世态百相，然后用她那支灵秀的笔加以写真，又悄悄地告诉给读者。也许，有一天杨莹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成为什么著名作家。但我深信，她那颗童稚而善良的心不会泯灭，她说话时的语调神气依然是天真烂漫。最近，当我在街上碰见她的时候，她没有寒暄，第一句话就说：“我要写小说啦。我已请教了一位小说大家，向他请教写长篇的体会。人家向我谈了他的心得，对我启发太大了。我已开始了构思，也想着一天我的小说问世。”

她说话时的眼神流露着十足的自信力，和真的一模一样，使人无法相信生活中还曾有过一个“空”字。我企盼着她的话在

不远的一天变为现实，然后我再细读她。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五日

草就于西安雁塔角楼



目 录

我读杨莹 雷 涛 (1)

初嫁 (1)

初为人妻 (5)

初为婴母 (10)

初试化妆 (17)

初为女人 (21)

初泣 (痛哭三毛) (29)

初醒 (从梦中归来) (36)

初识才女愁 (才女悲) (43)

初恋 (48)

16岁梦的年龄 (54)

初识烦恼 (58)

初为人师 (61)

初来乍到 (63)

无聊·····	(69)
望天斋梦忆·····	(71)
学校门口的小酒馆·····	(78)
病中·····	(84)
我·····	(87)
我的情人·····	(95)
心里的虚虚实实·····	(98)
真话说给陌生人·····	(100)
烟味·····	(102)
我与烟·····	(104)
我与诗·····	(106)
休憩南山·····	(110)
思念是什么·····	(115)
诗之我见·····	(118)
写作·····	(121)
散文之我见·····	(123)
书非“非借不能读也”·····	(126)
从维纳斯说起·····	(130)
关于醋·····	(132)
贾平凹先生记·····	(135)
信·····	(136)

游古城墙	(140)
也善言谈	(142)
病	(143)
诗	(145)
歌	(149)
幽默	(151)
书画	(153)
丁香先生	(159)
致王式俭先生的信	(163)
爱书的人	(167)
失去了的世界	(170)
Rom Bouts 先生的养生之道	(174)

附录:

母亲碎语 (一)	(177)
杨莹印象	李沙铃 (182)
杨莹诗歌片论	王式俭 (184)
杨莹诗集序	贾平凹 (186)
净化心灵的女诗人	陈绪万 (188)
杨莹的女性诗	田 奇 (194)
一本宣扬纯净的美妙诗集	
——读《杨莹小诗》	李增宏 (196)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	王仲生 (198)